

安康茶香润我魂

■ 安黎



芳名紫阳富硒茶

■ 王旭烽



那年，浙江省请作家陈忠实老师来杭州讲课，我陪他走陕西西湖，特带他去了龙井山中，我曾经工作的中国茶叶博物馆。陈老师突然问我：您喝过我们陕西的好茶吗？我问是绿茶吗？他说是绿茶啊，是含硒量很高的绿茶啊！我又问：陕西的气候也能产绿茶？陈老师说：陕西可不都是黄土高坡，陕西也有赛江南的地方。陕南安康，我们那个紫阳县就产这种富硒茶，硒你知道吗？防癌的，你得喝，好喝得很呐！陈老师一口陕西方言，一张刻满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沧桑的面容，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陈老师乃一言九鼎之人，他说是好茶，那就一定是顶级好茶。

作为中国茶叶博物馆茶萃厅布展时的骨干，在我的视野中，整个陕西，古代就是兵马俑和秦始皇，现代就是小米步枪窑洞红军和革命圣地；陕西无比丰厚无比中国，但陕西和茶似乎不成一盖香茗——那时的我竟然没在意过陕西紫阳县的富硒茶！回家恶补紫阳富硒茶的种种常识，第一要紧处，便是把那个“硒”字儿整明白。此刻，硒就在化学元素表中，不动声色地静默着，但我可不敢再忽略它——硒，就是人体微量元素的“防癌之王”。“硒”是人体必需的，又不能自制，人类就得从食品中摄取，一些硒强化产品便不断涌现，富硒茶的出现，便十分的天经地义了。

那么在中国，什么地方富硒呢？专家们说了，陕西安康是中国最大的富硒区，位于陕西省最南部，北靠秦岭，南倚巴山，汉江由西向东横贯其中，非常适宜于茶树的生长，是全国重点茶区之一。历史上人们往往把安康茶叶统称为“陕青茶”，它长期占据了西北茶叶消费市场。紫阳县隶属安康，这个地方的富硒茶，便是紫阳富硒茶。从字面上看，紫阳富硒茶，就是有一个名叫紫阳的地方，产一种含硒量高的茶叶，是地域和万物之间的关系。但仔细探究，什么地方长什么东西，还真是有内在联系。硒是养生的，紫阳原本是个道家概念，道家视养生为终极使命，养生之地产养生之茶，岂非逻辑使然。那个多的紫阳真人中，哪个真人与紫阳县攀上亲家了呢？说起来还真是有那么几分自豪，此人正是我们浙江台州人士张伯端。今天的瓔珞街是台州临海城里的一条古街，其中有一幢紫阳楼，正是纪念这位道长的。张伯端被放逐之后，浪迹云水，访求大道，留下了一部道教名著《悟真篇》，他本人也被后人奉为道教南宗开祖，他曾在今天的陕西紫阳县修茶，紫阳县也因此得名。

紫阳茶称得上是最古老的茶之一。史书记载说，当年武王伐纣之时，古巴蜀地区有八个方国支持武王，还送给了礼品，那礼品中就包含了茶。史书中还记载了三千多年前，这一带的园子里就已经有了香茗，说明人工栽培茶树的历史已经开始了。唐宋元明这一路下来，紫阳的茶一直没有埋没过——因为丝绸之路，因为茶马古道，因为自宋至明的茶马互市，因为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秦陇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接壤，因为儒释道的三教合一；清末民初，国内动荡，大量商号涌入陕南，通过茶叶生意谋求利润，一时商号林立，帆影阵阵，至今还保留许多会馆的遗迹，光是冲着这些遗迹，我也特想到那里走一走啊……我后来不止一次地喝到过那富硒的紫阳茶，有陈忠实老师和我互相交流的，我请他喝龙井茶，他请我喝富硒茶，也有别的茶友送给我的。因为是绿茶，难免要和杭州的龙井茶比较。记得第一次见紫阳茶，发现它非常朴素，就装在一个塑料袋中，外形如梭似毫，属于炒青的针类茶。泡开来喝了，却是一股子硬朗的山野之气，色泽郁绿，与龙井的黄中带着绿糙米色是很不一样的。泡开的紫阳茶非常好看，有紫阳银针，还有紫阳毛尖，水中茶芽徐徐展开，齐齐向上，立于杯中，着实地秀色可餐。毛尖茶外形秀美，白毫显露，色泽翠绿，汤色清澈。滋味鲜美回甘，叶底嫩匀成朵。

味道鲜美的茶有个特点，那就是富含氨基酸，紫阳茶恰恰是应了这一条的，那味道便和安吉白茶有一拼。紫阳茶还有个特点，是咖啡碱含量高，一般来说咖啡碱含量与茶叶品质呈正比。再一个特点，便是紫阳茶的多酚类化合物中茶多酚类含量高，品质成分比率协调，说明是适应绿茶的优质鲜叶。没有什么好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老天也得看你上不上心，你不上心他照样把它给收回去。紫阳人民对紫阳茶无疑是上心的。就说说茶，紫阳茶农总结形成了有别于其他茶区的种植与培育技术。如老茶园改造中的佃罢，就是砍去老苑发出表枝条；薅蕪子，就是茶籽的播种法；幼苗管理中又有“荒两三年不耕锄”等经验之谈。说到茶的制作技术，历史上主要生产晒青茶，是陕西晒青毛茶代表产区，摸索并形成了紫阳名茶的独特加工技术。今天的紫阳茶，有晒的，也有炒制的，都是能够让人细细品味有韵味有厚重感的好茶。认为有文化特点，2012年，“紫阳富硒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并公布为中国驰名商标，在茶叶圈内，这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专业认证！

紫阳茶对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的紫阳茶歌。茶歌在茶园的山坡上唱，一群小伙子 and 一群姑娘，唱得绝对是情歌。歌词多以比兴开始，语言朴实乖巧，当年我排练《中国茶谣》时，清明这一场戏用的就是紫阳的茶歌影像背景，那歌声只要你一思念，它就回来了；正月采茶是新年，收拾打扮看娇莲，自如今日看过你，朋友约我上茶山，你在家中放闷烦……紫阳的茶山，虽然没有去过，但一点儿也不陌生。它和我的家乡杭州龙井的茶山，真的没有什么两样。过了立春过了年，春天转眼就到了，那橘黄翠绿的山间，转眼间又该是一片绿浪翻滚吧！一蓬蓬茶丛，张开无数芽叶小嘴，绽放着生机，生命通过这样的流转，进入人们的心灵。

无论如何，你真要是爱喝紫阳茶，还是要到紫阳去啊！

把一壶江山慢慢泡酥(组诗)

■ 姜华

夜读《茶经》

夜读《茶经》，有金州春芽微苦
乘一片两片夜色，从汉江上游
穿过千年丝绸之路，款款进入
汉水修静，把我案头摆放的汉语
掀翻。一块上古典品地理
从春巴山地窜出异香
这些拥有皇室血统，走出
深宫的高贵女子，风姿绰约
让前朝后世的人们惊讶
赞叹，谈茶色变。一枚银针
扎进了五千年文明深处
我口余余香，妄想一杯清茶
能有多大容量。而安康
明前毛尖，却轻易地搅动了
世界贸易的胃口

上茶山

三月，把一座山的茶香搬来
汉江上吹来的风，让人
陶醉。茶园里美女，被手机
泄露了真相。在紫阳
茶山上，一群世俗男女
被一只蝴蝶引诱
那满山遍野的黄芽，张开小嘴
向我们诉说，一根毛尖怎样
使岁月沉浮。我现在就像一叶
翠峰，晃荡在茶杯里，让人
生千般滋味，叹上舌尖
一枚叶子，指认着前世宿命
怎样从青到黄。一场春雨
泡绿了茶叶，站在古老的茶山上
清新的空气，正在把
一个名词灌醉

茶花开了

在平利，随便登上一座山梁或
川道，都会有茶香追赶着
那无处不在的茶林、茶树和茶花
同这个城市一起，生长或
开放。陆羽站在蒋家坪山上眺望
天门，老家的茶花开了
我看见，一个名词也在开花

这些前朝的茶子，早已漂洋过海
这是一块动感、湿润、多汁的土地
在山里，人不能抵达的地方
茶香都去了。还有那些似曾相识
的脸庞，已深入骨头里
这个春天在平利，那漫山遍野
的茶林，绿得让人词穷

在煨古茶园

我还在寻找，抵达茶园的神话
癸卯仲春，一群从前朝出走的书生，走进了
煨古青茶基地。辽阔的思念
一身素装，貌美如花
多像任河上的浣衣女子
成群结队的燕雀、蜜蜂在茶山
上下翻飞，呢喃，吐出鹅黄
历史，印染一片江山。这情景
让一群来访者，意乱情迷
千万个声音聚着一处，结局
自然会掀起一场风暴
其实，我并无意带走满山
可餐的秀色。只是身上存留的余香
让一位诗人找到借口，暂时
把故乡放在右边

金州茶馆

在安康金州茶馆，我轻轻地
看到，一枚茶叶在杯中的生长
过程。发芽、开花、分娩
这些素手采摘的余香，绵软
而悠长。就像那些停留在
舌尖上，淡淡的余味
茶馆里，一些小小隐喻，正在
美女服务生脸上，渐次绽放
主人来自川南，多半生在紫砂壶里
晃荡，亦如我经历。品出世态
甘冽、冰凉和清爽。一片茶叶恰似
一叶小舟，游走在一个人内心
风暴里。沉浮，隐忍，从容
慢慢品出人生的味道
老子说，茶者，道也

点燃，化为灰烬的很有可能就是纵火者自己。对于如我这样胸无大志的人来说，无力扭转乾坤，却完全可以做到少向地球索取。少伸一次手，地球被抽空的时日，就有希望被延后，我们的子孙就不至于及早地面对劫掠一空的荒芜。一屋檐，一张床，一瓢食，一草羹，一杯茶，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已足够。惭愧的是，我比之于其他人，还要增加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根烟。

烟和茶，俨然已固化为我生命的伴侣，须臾不离不弃。抽过的烟不计其数，饮过的茶叶亦不计其数。单就茶而论，大江南北的名茶，我几乎都曾遍尝遍饮过。各地的友人，时不时地给我寄来他们当地的名茶，从顶尖的龙井到高端的铁观音，从优质的红茶到翘首白茶，从鲜嫩的毛尖到陈腐的普洱，从台湾的高山乌龙到英国的名牌立顿等等，应有尽有。然而，自从与陕南的毛尖有缘相遇，我就再也无法“兼顾天下”……

茶很多，茶叶越来越趋向精致与精粹。然而，并非昂贵的鞋子就一定合乎自己的双脚，每一种茶，皆宛若舞台明星，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拥趸。从20世纪九十年代伊始，一年四季，我的茶杯里总是绿意盎然，鲜有变色。也就是说，我对绿茶情有独钟，而对其他种类的喧嚣，姑妄听之，冷慢待之。有时，我家的储藏间仿佛一个茶叶展室，林林总总，十多种高档名茶比试着包装的奢华，挤满了木架，但在毛尖断档之后，却甚为荒诞地出现无茶可喝的窘境。在一切事务上，我皆粗枝大叶，得过且过，唯独在饮茶上，却格外地挑剔，近乎偏执。

安康茶很早就进入我的视界，也进入了我的生活。而我饮用的安康茶，主要是平利的毛尖。我的一位安康籍同事，二十多年前，就给我传递过这样的信息：陕南最好的茶在安康，安康最好的茶在平利，平利最好的茶在一面坡。那面坡，海拔高，面朝北，背阴少阳，其出产的茶叶，明清时期

四月走进茶山

■ 陈绪伟

后，用铁锅的文火，一点点地慢慢烘培，用手不间断轻轻翻拨，这样制出来的茶，看起来新鲜，闻起来馨香。堰坪毛尖精珍，之所以远近茗香，就是保留了这一传统制作工艺。

一捧茶叶在手，联想到春日采茶，新芽掐尖盈握，这样的情味真真。南山茶乡人，缘于植茶而生，乐于制茶相长。正如民谣所唱：“先辈南山生，后辈南山行；古今南山人，延续茶生命……”汲源人与南山茶，那种关联极为密切。在南山这片土地上，家家户户都喝茶。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来我往，每天一杯茶是必不可少的。

喜欢茶，爱喝茶，讲究制茶，这是茶乡人的特质。但对于喝茶，南山人不喜欢“穷讲究”，只要“味浓，清香，润口”就好。上好的南山茶，大多在“惊蛰”时节吐嘴，“春分”时节开始出芽；“清明”节前采摘，叶芽细嫩厚挺，香气清新馥郁，特质优品为上等。此时节采制的茶，茶树养分蓄久，但发芽慢且又少，采摘数量有限，所以有“明前茶，金子价”的说法。但是，茶对于汲源人来说，那是承载历史久远，传统生活习惯，更是一种挚爱和礼仪，形成了一种本地独特的茶文化。

在农家院子，跟几位老人谈茶，他们很有幸福感，对茶情也颇有见地。他们说：去年冬天下大雪，杀尽病虫又保墒润根；今春说雨就下雨，说晴就天晴，是茶叶生长的好时节，迎来了茶丰收的最好年份。此时我转眼，仰望对面一座茶山，星罗棋布的采茶人，老幼的男女的，挥舞着一双双巧手，麻利地采摘着一簇簇青翠。再从老人的谈话中，我知道南山人，每天早起一杯浓茶，成了一天天生活劳动的前奏曲。“清早喝杯浓毛尖，一天赛过活神仙，想啥干啥都顺意，再苦再累也情愿……”这就是他们的顺口溜。

茶山下来一位妇女，双臂跨两蓝冒头的鲜

湖、流水的山间河沟，你的身心都会被浓浓的茶香浸润。任你在茶海中追风奔跑、放声歌唱，在茶园中体验采茶、拍照留念，在现代茶庄里吟诗作画、临风品茗，在田间地头呼朋引伴、寻找乡愁。山、水、茶、园、云、天，这一切都组合成了巨幅的春光图，为热爱春天、热爱自然、热爱茶文化者徐徐展开。

汉滨老百姓的生活充满沁人心脾的茶香。家里来客，首当其冲要奉上一杯茶，朋友相聚，饮茶是必不可缺少的环节。街上有茶馆，市上有茶行。茶叶不仅是饮品，更是亲友间馈赠的佳品。逢年过节，给至亲的长辈或亲友送一盒上好的汉滨富硒茶，一定会博得他们的欢喜。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紫阳茶、平利绞股蓝茶以汹涌之势，越过巴山汉水，一跃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小有名气的饮品时，汉滨的茶叶还没有形成正规军，而是以农户房前屋后，荒坡野岭的自然生长状态，信马由缰，哪儿黑哪儿亮。那时，每到清明前后，紫阳县的茶山上茶歌荡漾，人潮涌动，紧接紫阳的大竹园、洪山和牛蹄这些汉滨的乡镇，就像睡醒的傻小子，迷迷糊糊，沉醉在睡梦之中。而与平利县交界的双龙、龙、晏坝等镇也一样，压根儿不理睬绞股蓝茶在他们的隔壁闹腾得红红火火，全然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

一年又一年，当时间的巨轮转到了21世纪初，不知是被隔壁邻舍山上的茶歌惊醒了，还是

我喜欢用玻璃杯泡茶。早晨起来，洗漱过后，最为惬意的事情，就是泡一杯绿茶，让它浸润我的心扉，陪我享受大好的清晨时光。

城里很少聆听到鸟鸣，隐隐的，总能听得见犬吠声，加上汽车的轰鸣声，以及广场舞狂躁的旋律，让一颗向往静谧的灵魂，无处安放。在心绪烦乱中，唯有茶，才可以让心沉淀下来，让思绪不再受之于光怪陆离世风的引诱和蛊惑。

岁月穿红戴绿，日益肤浅，但被茶滋润的心，却清淡如水，窗明几净。

阳光像洪水那般，从窗口漫溢进来，将桌子上的茶杯涂亮。我坐在桌旁，时而敲击键盘，时而轻啜一口茶水，而目光，在荧屏和茶杯之间来回游移。深深吸引我的，并非茶杯，而是杯中的叶芽。茶杯是透明的，那一粒粒的嫩芽，仿佛浴池里的裸体，在透明的玻璃中，无遮无拦。它们细若针芒，不是躺着，而是站着，将一湖水渐渐地染绿。叶芽先是拥挤在杯口，抱成一团，似乎不肯束手就擒，随时准备着集体逃亡，又似乎不愿意彼此分开，相互诉说着别离之苦。但被水泡久了，它们也就慢慢地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听任于水对自己的同化，并渐渐沉沦，最终缩于杯底。

茶杯的叶芽，那么地鲜嫩，那么地翠绿，仿佛还都活着，如同在茶树的枝末沐浴晨曦晚霞那样，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叶芽被摘了下来，经历历练般的炙烤，但心并未彻底死去。它们在车辆的驮运下，踏过千山万水，依旧携带着黛山的最后一缕呼吸，来叩响我的房门，并将浓浓的春意，弥散于我的茶杯。于是，我每饮一口茶水，都宛若是和春天的一次偷吻。

我是一个生活上的简约主义者。简衣寒食的自我设定，并非纯粹源自于钱包的匮乏，而是基于我对人生的领悟。人活着，删繁就简所获得的幸福感，也许更足更强。不加节制的欲望如果被



人人美言春暖花开，唯我独爱茶香溢口。春来，茶生、茶长，这个时节，是一个绿色生长的世界。

绿色是诱人的，绿茶是醉人的。我经不住诱惑，来到汉阴凤凰山下的漩涡，走进汉江北岸的大地，果然是惊蛰唤醒了茶山的生机。一望垄茂密茶树，梯次绕山转；一排排排头茶芽，蓬勃向上长；远观满眼色泽翠绿，近瞧芽头叶嫩质厚，春茶的气息盎然。

晨曦云绕峰岭上，珠露沾碧碧枝香。堰坪一片嫩叶翠，朝阳一抹清雅赏。我看到了漩涡茶乡人，开启了他们忙碌的绿色梦想，开工了他们生活的美好酿造，开动了他们智慧的数字网商。

漩涡茶又叫南山茶，以汉江为界又叫阳坡茶，茶树年代久的还叫老茶树。所以茶乡人对茶，情有独钟。

再说南山茶，地处秦巴山脉，镶嵌在汉江月河之间的凤凰山，这样的产地可谓得天独厚。风堰地形奇特，带来气象奇异，云雾环绕山水，光照充足适宜，土层富含硒元素，有机质更为丰厚，因而是茶树生长的沃土。天宝山产出的茶叶，据《县志》记载，早在唐朝时期，就享有“天宝贡茗”之“美誉”。如今又经过一千多年，数代茶农的勤劳培植，精心研发，“堰坪精珍”和“天宝贡茗”，已经形成了地标性的茗茶口味。

“一斤毛尖，五万雀舌。一芽茶片，叶细厚挺，多微白毫，汤色翠绿。具备这样的品质，才算是堰坪精珍。”经营茶叶几十年的茶乡老人，就这样介绍茶的品质，还特地解说茶厂独特的烘焙方式。你看这茶厂周围，茶农屋檐下，门前蓬遮着的，都是整齐堆放的木柴。问其原因，竟都是用来烘焙茶叶用的柴火。我仔细观察过，他们在茶叶杀青

茶香汉滨

■ 洪妍

汉滨的春天是从南北二山片片绿油油的茶园打开的。

只要阳雀、燕子的翅膀轻轻一扇，茶的清香就在整个汉滨的山山岭岭间弥漫开来。放眼望去，山上山下、房前屋后的茶园里，三三两两的茶农戴着帽子、腰上系着竹篮，彼此嘴上开着玩笑，手如织布的梭子不停地飞舞，鹅黄嫩绿的鲜茶叶如听话的小宝宝，乖乖跳进竹篮里。不到一顿饭工夫，他们就采摘了好大一堆鲜叶。对于那些成规模的现代茶园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他们要和时令赛跑，仅靠人工采摘鲜叶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这时，现代农业的优势就大放异彩。

随着电动收割机的轰鸣，一排行、一垄垄整齐划一的茶树上，那些随风起舞的嫩芽芽欢快地扑倒在薄膜纸上，等待浴火重生的那一刻。

杀青、揉揉、翻炒、烘焙，那些如雀舌、如毛尖、如仙毫、如涉世不深婴孩般的鲜叶，在火焰的淬炼中逐渐褪去岁月的青涩和稚嫩，成就了另一种脱胎换骨成熟的绿，显得含蓄和稳重。他们以陕茶一号、毛尖、翠峰、雀舌、仙毫、汉水韵等名号展示在世人面前，以绿茶、红茶、白茶的形态满足了人们对不同口味儿的追求。

一杯茶缓缓下肚，温热的清香就在人们的肺腑中反复回荡。此时此刻，无论是置身于双龙的“陕茶一号”茶园，还是在牛蹄的京康现代农业园，无论是在大竹园的东旭茶庄，还是在晏坝、瀛